

## 《老人与海》全文阅读

那老人独驾轻舟，在墨西哥湾暖流里捕鱼，如今出海已有八十四天，仍是一鱼不获。开始的四十天，有个男孩跟他同去。可是过了四十天还捉不到鱼，那男孩的父母便对他说，那老头子如今不折不扣地成了晦气星，那真是最糟的厄运，于是男孩听了父母的话，到另一条船上去，那条船第一个星期便捕到三尾好鱼。他看见老人每日空船回来，觉得难过，每每下去帮他的忙，或拿绳圈，或拿鱼钩鱼叉，以及卷在桅上的布帆。那帆用面粉袋子补成一块块的，卷起来，就像是一面长败之旗。



The oldman had fished alone in the warm Gulf Stream in his canoe for eighty-four days and still had not caught a single fish. For the first forty days, a boy went with him. But after forty days had passed and no fish had been caught, the boy's parents told him that the old man was now indeed a star of bad luck, and that was the worst of bad luck. So the boy listened to his parents and went

渔人蹒跚地抬着，走向鱼库，再等冰车载去哈瓦那的市场。有的捕到鲨鱼，就运到对湾的鲨鱼厂去，把它挂上了滑车的钓钩，去了肝，割了鳍，刮了皮，最后把鱼肉切成一条条的，用盐腌起。

每有东风，对湾的鲨鱼厂就会飘来一股腥气；可是今天只有一丝淡淡的气味，因为风向已由东转北，又渐渐平息，平台上阳光晴好。

“桑地雅哥。”男孩唤他。

“嗯。”老人应道。他正端着杯子，追想往日。

“我去弄点沙丁鱼给你明天用，好不好？”

“算了。去打棒球吧。我还能划船，罗吉略可以撒网。”

“我真想去。就是不能跟你去打鱼，我也要帮你点什么忙。”

“你请我喝了啤酒，”老人说，“你已经是大人了。”

“你第一次带我上船，我有多大了？”

“五岁。你差点送了命，当时我太早把鱼拉了上来，它几乎把船撞碎。你还记得吗？”

“我还记得它的尾巴拍来拍去的响声，坐板给打碎，你用棍子打得砰砰响。我还记得你把我丢进放着湿绳圈的船头，我觉得全船都在震动，你用棍子打它的声音就像砍倒了一棵树，四周都是甜腻腻的血腥气味。”

“你真的记得，还是全听我告诉你的？”

“从我们第一回一同出海起，我什么都记得。”

老人用他长晒阳光的、信任而爱怜的眼睛注视着他。

“要是我的孩子，我就带你出海去冒险，”他说，“可是你是你爸爸妈妈的乖孩子，又跟上了一条好运的船。”

“我去弄沙丁鱼好吗？我还晓得去哪儿找四个饵。”

“今天的我自己留下了。我把它腌在盒子里。”

“我去弄四条新鲜的。”

“一条好了。”老人说。他的希望和信心从不消失，如今正像微风渐起那么重新旺盛起来。

他们一同走到老人的小屋，从敞开的门口进去。老人把卷着布帆的船桅靠在墙上，男孩就把箱子和别的渔具放在桅边。那船桅几乎和小屋仅有的一个房间一样长。小屋用一种叫做“瓜诺”的白干棕护心韧皮盖成，内有一床、一桌、一椅，污秽的地板上还有一处地方，供炭炊之用。纤维结实的瓜诺那扁平而交叠的叶子，编成褐色的墙壁，壁上挂着圣心耶稣的彩色图像，另有一张是科伯的圣母像。这些都是他妻子的遗物。往日壁上曾挂着他妻子的彩色照片，可是他已经将它取下，因为看着照片使他感觉过分的寂寞。如今那照片搁在墙角的架子上，压在他干净的衬衫下面。

“你有什么东西好吃？”男孩问道。

“一罐糙米拌鱼。你要尝些吗？”

“不要。我要回去吃。你要我起火吗？”

“不要。等下我会起。不然我就吃冷的。”

“我把网拿去好吗？”

“好。”

其实他们并无鱼网，男孩记得是什么时候把它卖了。可是他们每天还是要这么扮演一番。那罐糙米拌鱼也是假的，男孩知道。

“八十五是个好数目，”老人说，“你看我能不能捉一条大鱼回来，剖干净了，超过一千磅？”

“我要去拿网弄沙丁鱼了。你坐在门口晒太阳好吗？”

“好。我有昨天的报，可以看棒球的消息。”

男孩不晓得昨天的报纸是否也属虚构。可是老人却从床下把报纸取了出来。

“贝里哥在酒店给我的。”他解释道。

“我弄到了沙丁鱼就回来。我把你的和我的一同冰起来，明早就可以一同分用。等我回来了，你再把棒球的消息告诉我。”

“北美队不会输的。”

“可是我担心克利夫兰的红人队。”

“相信北美队吧，孩子。记住还有大将第马吉奥。”

“我还是担心底德律的老虎队和克利夫兰的红人队。”

“我试过的。”老人说着，坐了起来，拿起报纸折好。接着又开始折毯子。

“把毯子裹在身上吧，”男孩说，“只要我一天还活着，你总不会捉鱼时没东西吃。”

“那么就祝你长寿，自己保重，”老人说，“我们吃什么？”

“乌豆、米、炸香蕉，还有些炖肉。”

男孩把这些食品盛在一个双层的金属盒子里，从平台上带来。他袋里装了两副刀叉和汤匙，每副都用纸做的餐巾包好。

“谁给你的？”

“马丁老板。”

“我要谢谢他。”

“我已经谢过他，”男孩说，“你不必再谢了。”

“我要送他大鱼肚皮那儿的肉，”老人说，“他这样招待我们，不止一次了吧？”

“我想不止了。”

“这么说，除了肚皮那儿的肉，我还得送他些别的东西。他真是够体贴的。”

“他送来两份啤酒。”

“我最喜欢罐装的啤酒。”

“我晓得。可是这回是瓶装的，哈退啤酒；我得把瓶子拿回去。”

“多谢你了，”老人说，“我们可以吃了吗？”

“我就是在问你呢，”男孩温和地对他说，“你还没有准备好，我总不会开盒子。”

“我好了，”老人说，“我就是洗手花时间。”

你去哪儿洗呢？男孩想道。村上的水源要走两条街。我应该在这儿为他准备点水，还有肥皂和面巾，男孩想道。我怎么就这样粗心呢？我应该再为他弄一件衬衫、一件过冬的外套，不管什么鞋子都得弄一双，再弄条毯子。

“炖肉真好吃。”老人说。

“我看他们不相上下。”

“可是最能干的渔夫是你。”

“才不是。我晓得有好些人比我能干。”

“哪里话，”男孩说，“能干的渔夫很多，了不起的也有几个。可是像你这样的，只有一个。”

“谢谢你，你逗我开心了。我希望不会有太大的鱼来戳穿我们的大话。”

“只要你还像自己所说的那么强壮，就不会有这种大鱼。”

“也许我不像自己所想的那么强壮，”老人说，“可是我懂得许多诀窍，而且我有决心。”

“现在你该去睡了，早上才有精神。我会把东西拿回平台上去。”

“那么，晚安。我明早再来叫你。”

“你是我的闹钟。”男孩说。

“老年是我的闹钟，”老人说，“为什么老年人醒得这么早？是不是这样日子就长些？”

“我不晓得，”男孩说，“我只晓得，年青小伙子睡得又晚又甜。”

“这我还记得，”老人说，“我到时会叫醒你。”

“我不喜欢让他来叫醒我。那样显得我不中用。”

“我知道。”

“好好睡吧，老头子。”

男孩走了出去。他们用餐时，桌上没有灯光，老人也在暗中脱裤上床。他把报纸夹在裤子里，卷起来做个枕头。他用毯子裹住身体，睡在铺着旧报纸的弹簧床上。

不久他便睡去，梦见少年时去过的非洲，梦见漫长的金色海岸和白得刺眼的海岸，还有高耸的海岬、褐色的大山。如今他夜夜重回那岸旁，在梦中听见波涛拍岸，又看见土人的小舟来去乘潮。他嗅到甲板上柏油和麻绳的气味，还有清晨陆上微风送来的非洲气息。

平时他每逢嗅到那陆上的微风，便起来穿衣，去唤醒男孩。可是今夜陆上微风的气息来得太早，他在梦中也知道是太早，便继续做梦，梦见群岛的白峰从海底涌起，又梦见加那利群岛各式各样的港湾和近海的泊站。

“一帆风顺，老头子。”

“一帆风顺。”老人说。他把桨索在桡座的护圈上系牢，借着桨面拨水之势，向前俯倾身子，便在昏暗中划出了港口。别的渔船从别处沙岸出海；虽然现在月落山后，看不见他们，老人却听得见他们木桨起落之声。

间或有人在船上说话。可是大半的渔船，除了桨儿拨水，再无声响。出了港口，他们便四面散开，各人向自己有望捕鱼的洋面划去。老人知道自己要去远海，他把陆地的气息抛在背后，划进了大洋早晨清新的气息。他划过渔人所谓深井的洋面，看到水里“湾草”磷磷闪光；该处海床陡降七百英寻，湾流撞在海底的峭壁上，形成漩涡，所以各种鱼类都在此汇集。这儿最深的底洞里，潜藏着成千成万的虾子和饵鱼，间或还有成群的鱿鱼；夜间它们升近了海面，给顺流游过的大鱼吞去。

昏暗中，老人觉得黎明渐近；他边划边听到飞鱼出水时颤动的声音，和它们坚直的翅膀在暗空飞过时发出的长嘶。他非常欢喜飞鱼，因为它们是在海上的主要友伴。他总为那些鸟儿感到惻然，尤其是那些娇小、灰黑的海燕，它们老是在飞旋，寻找，而多半又找不着什么东西。他想：“鸟儿的日子比我们还要过得苦，自然那些掠食的和结壮的鸟儿是例外。既然海洋是这么残酷，为什么他们要造出像海燕那么娇小而又精致的鸟儿来呢？她本性良善而又非常美丽。可是她有时竟会变得那么残酷，变时又那么急躁；像这样低声悲吟着、一面飞旋一面潜水觅食的小鸟，长得过于娇嫩，是没法应付大海的。”

他想起海时，总觉得她是 la mar[1]；西班牙人爱她的时候，就是这么称呼她的。有时爱她的人也会说她的坏话，可是语气里却当她是个女人。有些年青的渔人，用救生圈做钓索的浮子，又用鲨鱼肝很赚钱时买来的汽艇捕鱼的，提起她时，总说 el mar[2]，那就是阳性了。他们说起她时，总当她是一个对手，一个地方，甚至一个仇敌。可是老人想起她时，总想她是女性，会施大恩或吝于施恩；如果她有时竟也撒野作恶，那是因为她忍不住。他想，月亮撩她，就像月亮撩女人一样。

他平稳地划着，并不吃力，因为他不超过自己平时的速度，而且除了偶有湾流回旋，洋面一直都很平静。他让湾流助他三分之一的力量，天色开始透明，他看出自己此时比预计所要划到的海面远出许多。

他想，我在深流上捉了一个星期，没有收获。今天我要去远些，到松鱼和鲔鱼集中的地方去，说不定其中有条大鱼。

天色透亮之前，他已放下了鱼饵，随着湾流漂浮。第一个饵入水四十英寻。第二个入水七十五英寻，第三第四两个却深沉蓝色的海水之中，各在一百及一百廿五英寻处。每个引饵都倒垂水中，钩柄藏在饵鱼腹内，系好缝牢，而鱼钩一切突出的部分，亦即钩弯和钩尖，都套上了新鲜的沙丁鱼。每条沙丁鱼都给钓钩贯穿两眼，在钢弯上形成了半圆形的花圈。钓钩上，大鱼所能接触到的部分莫不香甜可口。

男孩给了他两条新鲜的小鲔鱼，现在像秤锤一样吊在那两条入水最深的钓索之上；在别的钓索上，他挂了一只蓝色的大鲑鱼和一条黄梭鱼，这两个饵以前都曾用过，但是都还完好可用，而且有那些上好的沙丁鱼来增加香味和诱惑。每根钓索像支大铅笔那么粗，都绕在一根烘干

它们四散水中，所以飞鱼不易逃生。那鸟儿更无希望。飞鱼太大，飞得太快，那鸟儿是捉不到的。

他看着飞鱼一遍又一遍地跃出水面，而鸟儿在徒然飞逐。他想，那群鲱鳅是走开了。它们走得太快太远了。可是我也许会碰上一条走散的鲱鳅，也许我那条大鱼就在它们的附近。我的大鱼总在那儿的。

这时，陆上的云像群山一般涌起，海岸只余下一痕绿色的长线，背后隐现淡蓝色的山丘。海水也已转成深蓝色，深得几乎发紫。他俯视水中，看到海水暗处斑斑红点的浮游生物，和阳光映出的奇异光辉。他望着钓索笔直地沉下，没入海水之中；他看到这么多的浮游生物，很是高兴，因为这表示有鱼。这时太阳升得更高，阳光在水中映出的奇异光辉预示气候晴好，那陆上云堆的形状也是一样。可是现在那鸟儿几乎已经不见，水面上也不再有什么东西浮现，除了几片太阳晒褪了色的黄色马尾藻，还有那紫色珠光、黏如胶液、状如水泡的僧帽水母，在船边漂浮。它歪在一边，又马上浮正。它欣然浮动，一如气泡，背后在水中，还拖着条条一码长的紫色毒丝。

“水妖，”老人说，“你这婊子。”

他慢慢推桨，向水中俯视，看到和曳丝颜色相似的小鱼，或在毒丝之间，或在那水泡漂游时所投的阴影里，游来游去。这些小鱼不会受僧帽水母所毒。可是人体却会；每当老人努力扯鱼，那种毒丝碰上了钓索，又黏又紫，纠缠不去，老人的两臂和双手便会留痕发痛，就像碰上野葛和毒橡一样。可是这种水妖的毒素传播迅速，打在身上，犹如鞭抽。

五彩缤纷的水泡确是美观，却是海上最不可靠的东西，老人最爱看庞大的海龟吞食它们。海龟望见前面有了僧帽水母，便闭上眼睛，用背甲掩护全身，然后把它们连丝吞下。老人爱看海龟吞食它们，也爱在暴风雨过后的海岸践踏它们，听它们在自己起茧的脚底压碎的声音。

他爱那些优雅、敏捷而名贵的绿龟和玳瑁，可是他却善意地蔑视那些庞大而笨重的红海龟，蔑视它们黄色的背甲和古怪的求爱方式，和闭上眼睛，欣然吞食僧帽水母的样子。

虽然他在捕龟的船上工作多年，他对于海龟并无迷信。他只是怜悯它们，就连那长如小舟、体重一吨的大背龟也不例外。很多人不忍捕龟，因为海龟在杀死切好之后，它的心还会跳上好几小时。可是，老人想道，我也有这么一颗心，而且我的手脚也和它们的相似。为了体力，他常吃那种白蛋。五月间，他一直吃这种白蛋，为了强身，好到九、十月间对付大鱼。

每天他还去许多渔人贮藏渔具的小屋里，从大鼓里面取饮一杯鲨鱼肝油。鱼肝油存在屋内，渔人要喝，都可取食。大部分的渔人都讨厌那种腥气。可是那气味也不比他们一早起身来得难受，何况对于御寒和防止感冒，都很有效，对眼睛也有好处。

这时老人仰见那鸟儿又在飞旋。

“它找到鱼了。”他大声说道。飞鱼已不再破水而出，也无饵鱼四散游泳。老人正望着，一条鲑鱼忽然跃入空中，转过身子，倒头落在水里。那鲑鱼在阳光里闪着银白；等到它落回水中，别的鲑鱼，一条接一条跃出水面，跳向四方，把海水搅成一片，又凌空长跃，追赶饵鱼，

回只是试拉，既不着实，也不沉重，可是他完全明白了。手工锻炼的鱼钩上，套着一条小鲱鱼，钩弯和钩尖自鲱鱼头部凸出，上面都穿满了沙丁鱼；一百英寻下，正有一条马林鱼在吃那些沙丁鱼。

老人小心地握住钓索，用左手轻轻地把它从棍上解下。现在他可以让钓索在指间滑过，而不使大鱼觉得有何牵扯。

他想，这种月份，远来此处，一定是条庞然大鱼。吃吧，大鱼。吃吧。请用吧。这些沙丁鱼多新鲜，而你却藏在六百英尺深的黑漆漆的寒水之中。在暗海里再打个转，游回来尝一尝吧。

他感到轻轻的、怯怯的扯动，接着又扯得比较厉害，那是因为从钩上咬下沙丁鱼头，比较困难。不一会，却又静止。

“来吧，”老人大声说道，“再打个转，就闻一闻吧。难道不可爱吗？趁它们正新鲜，吃吧，吃过还有鲱鱼呢。又结实，又清凉，又可爱。别害羞，大鱼。吃吧。”

他用拇指和食指捏住钓索，一面等待，一面注视它和别的钓索，因为大鱼可能游上游下。不久，又有同样的怯怯扯动。

“它会吃的，”老人大声说，“天哪，让它吃吧。”

可是它并不来吃。它已经游开，老人再不觉得有什么扯动。

“它不会走的，”他说，“天晓得，它不会走的。它正在转弯呢。也许它以前上过钩，还有点记得。”

不久，他又觉得绳上有轻微的接触，于是他又高兴起来。

“它只是在转弯，”他说，“会上钩的。”

他欣然感到那轻微的扯动，接着他忽然感到一种力量，又强又沉，沉得他不敢相信。那正是大鱼的重量；他让钓索拖开两盘备索的第一盘，滑下去，滑下去，滑下去。钓索从老人的指间轻轻地滑入海中，对拇指和食指的压力也几乎不觉，可是他仍然感到重量可观。

“好大的鱼，”他说，“此刻它一定把饵横咬在嘴边，带着饵跑了。”

不久，它就会转身把饵吞下去的，他想。可是他不说出口，因为他知道好事说出了口，就不会实现。他明白，这是条好大的鱼；想象它嘴里横咬着鲱鱼，在暗海里向前泳行。正想着，他觉得它又停止游动，而压力仍在。不久，压力加强，他便放出更多钓索。他把拇指和食指捏紧一下，压力便骤然增加，而且向下直沉。

“已经咬住了，”他说，“现在得让它好好吃一顿。”

他让钓索在指间滑过，一面伸出左手，把这两盘备索的活端系到第二条钓索两盘备索的绳圈



俯靠在船头，简直有点舒服了。其实这种姿势不过是较易忍受，可是他觉得这样已经算是舒服了。

我拿它没办法，它拿我也没办法，他想。像它这么耗下去，大家都没办法。

他一度站起来，在船边小便，又仰望群星，核对方向。钓索像一道磷光，从他的肩膀一直射入海中。现在他们走得较慢，哈瓦那的灯光已不那么辉煌，他因此推断湾流正将他们漂向东方。他想，等到看不见哈瓦那的亮光，我们一定更向东了。因为，如果这条鱼的路线始终不变，我还会看到那光芒好几小时的。不晓得今天棒球大赛的结果如何，他心里想道。要是打鱼能听收音机，那就好极了。接着他又想道，一直想着这大鱼吧，注意你自己正在做的事吧，别做傻事。

于是他大声说：“真希望那孩子能在这儿。来帮我忙，亲眼看看。”

一个人年纪大了，就不该没人陪伴，他想。可是这是免不了的。我得记住，鲔鱼要趁新鲜吃，好维持体力。记住，不管你想不想吃，明天早上你一定得吃。他吩咐自己说，记住。

夜间，两条五岛鲸绕着小船泳行，他听见它们翻滚和喷水的声音。他能够分辨雄鲸喷水，声音喧嚣，雌鲸喷水，有如叹息。

“它们都很好，”他说，“它们只是游戏，作乐，而且相亲相爱。它们和飞鱼一样，都是我们的朋友。”

于是他开始怜惜自己钓到的大鱼。它又神妙，又奇怪，天晓得它的年纪有多大，他想。我从未见过体力这么强壮，或者行动这么离奇的大鱼。也许它很聪明，不肯跳出水来。它只需一跳，或者狠命一冲，就可以把我解决。也许它以前上过好几次钩，知道它应该采取这种战略。它不会晓得，对抗它的只有一个人，更不晓得他是个老人。好大的鱼！而且如果鱼肉够好，送到市场上去，该是一笔多大的收入！它吞食钓饵，像个汉子，拖动小船，像个汉子，而且沉着应战。不晓得它到底有没有计划，或者只是准备拼命，像我一样。

他回忆曾从一对马林鱼中钓到一条。雄鱼总是让雌鱼先吃；那条给钓住的雌鱼猛烈、惊惶而绝望地挣扎，很快就筋疲力尽；雄鱼一直伴着她，在索旁穿来绕去，又陪她在水面绕圈子。他靠得太拢，老人深怕他会用那利如镰刀而大小形状也像镰刀的尾巴把钓索割断。老人钓她出水，以棍猛击，握住她那沙皮纸一般边缘的剑形长嘴，在她的头上乱打，直打得她的皮肤几乎转成了镜背的颜色，然后由男孩帮着，把她抬上船来，这时那雄鱼一直守在船边。等到老人开始清理钓索，拿起鱼叉，那雄鱼便从船边跃起，探看雌鱼的所在，然后展开他那紫翼一般的胸鳍，露出周身宽阔的紫纹，潜入深海。老人还记得他很优美，而且始终守在她身边。

那是我生平所见的马林鱼中最为悲惨的情景，老人想道。当时男孩也感到凄然，所以我们请她原谅后，便立刻把她宰掉。

“但愿那孩子在这儿。”他大声说，一面便紧靠在船头的圆板上，从绕过肩头的钓索上，感受到那不断向自己选定的目标泳行着的大鱼有多大气力。

“天呀，让它跳吧，”老人说，“我有的是绳子，可以摆布它。”

他想，如果我能把钓索稍微拉紧，它就会痛得跳上来。现在已经天亮，只要它跳上来，让背脊上的气囊胀满了空气，它就不能沉到海底去淹死了。

他想要拉紧些，可是那钓索自从钩上大鱼直到现在，已经紧得几乎要拉断；他仰面猛拉，只觉得牢不可动，他晓得不能再加力量。我绝对不能摇动它，他想。愈摇动，那钓钩引起的伤口愈大，等到跳上来时，也许会把钓钩挣掉。管他的，晒了太阳，我已经觉得比较舒服，而且这一次我不用朝着太阳望了。

钓索上缠着黄色的水草，老人知道那样只有加重拉力，感到欣然。夜间发出闪闪的磷光的，就是这种黄色的湾草。

“鱼呀，”他说，“我对你十分爱惜、尊敬。可是天黑以前，我就要把你宰掉。”

但愿如此，他想。

一只小鸟自北飞向小船。那是一只鸣禽，紧贴着水面飞行。老人看出它已很疲倦。

小鸟飞到船尾息下。接着它又绕着老人的头顶飞旋，终于歇在钓索上面，感觉比较舒服。

“你几岁了？”老人问那小鸟，“你这是第一次出门吗？”

他说时，小鸟向他凝望。它倦得不顾钓索，只用纤弱的脚爪抓紧钓索，晃来晃去。

“绳子是牢的，”老人告诉它，“太牢了。一夜没风，你不该这么疲倦。那些鸟儿怎么啦？”

那些飞来海上寻找它们的老鹰，他想。但是他不向小鸟提起此事，因为它绝对不会懂，而且它自己很快就会知道老鹰多凶了。

“好好休息一下，小鸟，”他说，“然后像人，像鸟，像鱼一样，去碰你的运气。”

夜间，他的背脊已经酸硬，现在着实使他难受，说说话，他觉得舒服些。

“只要你欢喜，就待在我家吧，小鸟，”他说，“微风渐起，很抱歉，我不能扯起布帆，带你回岸。可是我总算有了一个朋友。”

正当这时，大鱼忽然向侧边一挣，把老人拉倒在船头，要是他不曾扶好，又放出钓索的话，几乎就会把他扯出船去。

钓索晃动时，小鸟早已飞起，老人简直没看见它飞走。他用右手小心翼翼地试试钓索，发现自己的手正在流血。

“一定有什么刺痛了它。”他大声说，一面又扯动钓索，想把大鱼拉转过来。等到他拉到要

他又吃切开的鱼片余下的一段。他细细地咀嚼，吐出鱼皮。

“怎么样啦，我的手？还是太早，不能预料？”

他又取了一整块鱼肉，咀嚼起来。

“这条鱼真结实，多血，”他想，“幸好我抓到的是它，而不是鲱鳅。鲱鳅太甜了。这条鱼一点也不甜，还保存着养分。”

可是不务实际，胡思乱想，是没用的，他想。希望有点盐。我不知道太阳会不会把剩下的鱼肉晒臭或者晒干，所以虽然不饿，还是把它一起吃掉为妙。那大鱼仍然镇静、平稳。我得把鱼肉都吃掉，准备妥当。

“别着急，我的手，”他说，“我这么做，全是为你。”

我希望能喂那大鱼，他想。它是我的兄弟。可是我得把它杀掉，我得补足气力，才能杀它。他缓缓地、尽责地吃光所有楔形的鱼片。

他坐直了身子，在裤子上擦干了手。

“好了，”他说，“你可以放松绳子了，我的手，在你停止胡闹之前，我可以单用右臂来操纵大鱼。”他用左脚踩在左手握过的粗索上，然后往后靠，以钓索的拉力为支持。

“主呀，饶了我的抽筋吧，”他说，“因为我不能预料大鱼会怎样。”

可是它显得沉着，而且自有打算，他想。可是它有什么打算呢，他想。我又有什麼打算呢？我的打算得看它如何而随机应变，因为它体积庞大。只要它肯跳上来，我就能把它干掉。可是它老待在水里。我也只好永远奉陪。

他把抽筋的手摩擦裤子，想使僵指放松。可是它还是张不开。也许晒到太阳，它就会张开，他想。也许要等到那结实的生鲑肉消化了，它才会张开。要是我非用左手不可，我自然可以不计一切，把它打开。可是现在我不愿意勉强把它打开。让它自己张开，自动复原吧。话得说回来，夜间，需要把钓索一一割开、解开的时候，我是用它过度了。

他眺望远海，发现自己现在异常孤独。他还看得见黑暗的深水里那些七彩棱柱，还有向前伸延的钓索，和静海上奇异的波动。云堆正因贸易风而开始拥聚，他向前眺望，看见一行野鸭，背着天空，贴着水面，飞影清晰，一会儿又模糊，一会儿又清晰，才发现一个人在海上是永远有伴的。

他想起，有些人不敢坐着小船出海，直到不见陆地，明知那正是飓风季节。如今正是飓风季节，可是飓风季节的气候，在不起飓风的时候，却是一年中最好的日子。

在海上，飓风将来时，常常几天前就可以看见预兆。岸上看不见那种预兆，因为不懂如何观察，他想。再加，在陆上看云的形状，也会不同。可是现在并无飓风来袭。

他舒适地靠在木板上，对于自己的伤痛，只好逆来顺受；大鱼不断地泳行，小船也在深蓝的海上缓缓前进。海面因东边渐起的微风而略有起伏；到了中午，老人的左手已经复原。

“这是你的坏消息，大鱼。”他说着，把遮住肩头的布袋上面的钓索移动位置。

他一面感到舒适，一面又感到伤痛，可是他抵死不肯承认。

“我不信教，”他说，“可是只要能捉到这条大鱼，我愿意念十遍主祷文和十遍万福马利亚，我发誓如能捉到大鱼，定去科伯的圣母那儿朝拜。我许下这个愿。”

他开始刻板地祷告起来。有时他倦得记不得祷词，便快念下去，把祷词不知不觉地背了出来。万福马利亚比主祷文好念多了，他想。

“万福马利亚，满被圣宠者，主与尔偕焉。女中尔为赞美，尔胎子耶稣并为赞美。天主圣母马利亚，为我等罪人，今祈天主，及我等死后。阿门。”接着他又加上一句，“圣母哟，降福给这条将死的大鱼。虽然它如此神奇。”

他祷告好，心里觉得好受得多，可是伤痛还是照样厉害，也许还厉害了一点；他靠着船头木板，开始刻板地扭动左手的手指。

虽然微风渐起，阳光仍是炎热。

“最好把拖在船尾的那条小索重新装上引饵，”他说，“如果大鱼打定主意再待一夜，我就得再吃点什么，而瓶里的水也很浅了。我想在这儿只能捉到鲱鳕。可是趁新鲜吃，倒也不坏。希望今夜会有飞鱼撞进船来，可是没有灯光逗引它们。飞鱼生吃最鲜，而且不用切开。现在我得完全节省气力。天哪，我不晓得它有这么大。”

“我还是要杀它，”他说，“不管它多庞大，多神气。”

虽然如此并不公平，他想。可是我要教它看看，一个男人有多大能耐，能吃多少苦。

“我对那孩子说过，自己是个老精灵，”他说，“现在正好证明。”

以前证明过一千次也不算数。现在他又得证明了。每一次都是从头做起，而做的时候，他从不想念过去。

但愿大鱼能睡去，那么我也能安睡，而且梦见狮子，他想，为什么主要只记得狮子呢？别乱想了，老头子，他对自己说。轻轻地靠在木板上，不要乱想。它正在用力。你自己尽量省力吧。

渐渐到了下午，小船依旧缓缓不断地前进。这时东风加重了拉力，老人在微波的海上乘浪航行，背上的绳伤也感觉比较温和、好受。

求判成平手，因为他们得回到码头上装运糖袋，或者去哈瓦那煤矿公司上工。否则，所有的赌客都愿意看比赛到底。可是他还是赛完了，让赌客都及时去上工。

此后很久，人人都叫他冠军，到了春天，又有一次复赛。可是这次赌注不大；因为他在初赛里便已粉碎了那先富威戈斯黑人的信心，这次便赢得十分轻易。后来他又参加了几次比赛，也就不再赛了。他断定自己如果非胜不可，简直就天下无敌，又断定这种比赛会伤害右手，不利捕鱼。他曾经试用左手和人练赛。可是他的左手老是不争气，老是不听使唤，所以也就不靠它了。

现在太阳会把它晒开的，他想。除非是在夜里冻过了头，它再也不会害我抽筋了。不晓得今夜又将如何。

一架飞机掠过上空，飞向迈阿密[6]；他看见机影惊起了成群飞鱼。

“既然飞鱼这么多，一定是有鲛鳅。”他说，又向后抵住钓索，看能否拉回来一段。可是他拉不动，那钓索到了紧张而且滴水欲断的程度，便牢不可动了。小船缓缓地前进，他望着那飞机，直到不见影子。



坐在飞机里一定很怪，他想。不知道那么高俯视大海是什么样子？只要飞得不太高，应该看得清鱼儿的。真想在两百英寻高的上空慢慢地飞行，而且从上面俯视鱼群。在龟船上，我总是站在桅顶的横桁上面，就在那种高度，我也看得不少。在那高处望下去，鲛鳅显得更绿，可以看见它们的条纹和紫色斑点，还可看见整群在游行。为什么深暗的湾流里所有游行迅速的鱼类都有紫色的背脊，而且常有紫条或紫斑？鲛鳅看起来自然是绿色，因为它本来是金黄色。可是饿急了，游来觅食的时候，它的两肋便显出紫色条纹，就像马林鱼一样。是不是因

想想看，要是一个人天天都得设法去刺杀月亮，他想。月亮逃掉就算了。可是想想看，如果一个人天天都得努力去刺杀太阳，又怎么办？我们真是天生好命，他想。

于是他又可怜那大鱼没有东西吃，可是要杀掉它的决心绝不因对它的怜悯而放松。它要供给多少人食物哟，他想。可是他们配吃它吗？不配，当然不配。照它的行为方式和它巍然的尊严看来，谁都不配吃它。

我可不懂这些事情，他想。可是幸好我们不必设法去屠杀太阳、月亮，或者星星。能够靠海活命，而且屠杀我们真正的兄弟，也就够了。

现在我得想想那拖力了，他想。拖力有风险，也有好处。如果那大鱼发狠，双桨的拖力生效，而小船加重的话，我可能丢掉很多线，因而把大鱼也丢掉了。船轻了，我们双方的罪还有得受，不过我倒保险，因为大鱼的速度很快，但迄今尚未施展出来。无论如何，我总得取出鲛鳃的内脏，免得它烂掉，而且得吃点鲛鳃肉，才能保持体力。

现在我要再休息一个钟头，还要先看看它是否坚强，平稳，才能到船尾去干活，作个决定。同时我还可以看它如何行动，有没有变化。双桨是个妙计；可是现在应该争取安全了。它元气未丧，我还看见它嘴角挂着鱼钩，并且把嘴紧闭。鱼钩的刺痛不算什么。最要紧的却是饥饿的煎熬，加上不懂敌人究竟是谁。现在就休息吧，老头子，让它使劲去，到你下一班值夜再说。

他自信休息了两小时。现在月亮升得很迟，他没法判断时间。其实他也不能算是休息，不过比较好些罢了。他的两肩仍然负担着大鱼的拖力，可是他把左手靠在船头的木板边上，把抵抗大鱼的事情渐渐地移给小船本身去负担。

如果我能把绳子系牢，该多么简单，他想。可是它只要轻轻地一歪，就会把钓索挣断。我得用自己的身体垫着钓索，而且随时准备用双手放索。

“可是你一直还没睡过觉呢，老头子，”他大声说，“熬了半天一夜，现在又是一天了，你还没睡过。如果它安静、平稳的话，你得想法睡一下。如果不睡，你会头脑不清的。”

我的头脑倒是够清醒的，他想。太清醒了。清醒得像我的星星兄弟一样。可是觉还是得睡的。星星要睡觉，月亮和太阳也要睡觉，就连海洋，间或在没有湾流、平坦安静的时候，也要睡觉的。

记住要睡觉，他想。让自己安睡吧，想些简单而又可靠的方法来处理钓索吧。现在，回头去弄鲛鳃吧。如果要睡去，则捆绑双桨是太危险了。

我不睡也行，他对自己说。可是那样太危险了。

他留心不让大鱼惊觉，开始手膝并用爬回船尾。它自己恐怕也是半睡半醒的，他想。可是我不要它休息。我要它拖死为止。

不久他又梦见自己正躺在村中自己的床上，外面刮着北风，他感到异常寒冷，右臂也已经沉睡，因为他的头把它当做枕头，靠在上面。

然后他开始梦见那漫长的黄色海岸，又看见薄暮中第一只狮子来到岸边，接着别的狮子也陆续来到；他把下巴靠在船头的木板上，大船迎着陆上吹来的晚风，泊在岸边；他等待更多的狮子出现，感到欣然。

月亮已上升多时，可是他继续做梦，大鱼也继续平稳地拖行，而小船便航进云洞里去。

他醒来，发现右手的拳头一扭，打在脸上，钓索从他的右手热辣辣地给拖了出去。他的左手失去感觉，他尽力用右手拉住钓索，绳子直射出去。终于他的左手感觉到了钓索，他便向后仰拉钓索，这时才发现钓索擦痛了背脊和左手，左手却独力撑持，割得很痛。他回头去看绳圈，见它正在平稳地放线。正在这时，大鱼冲破了一大片洋面。跳出水来，接着又沉重地落下。于是它一遍又一遍跳出水来，尽管钓索照样直射出去，小船却向前疾驰，老人屡次把钓索拉到要断的程度。他给拉倒，紧紧地伏在船头，脸孔却埋在切开的鲛鱼肉片里，动弹不得。

我们等的正是这时候，他想。现在让我们应战吧。

我要叫它赔我的钓索，他想。我要它赔。

他看不见大鱼跳跃，只听见海水迸裂，还有它落水时浪花四溅的重响。疾射的钓索把他的双手割得很痛，可是他久已料到有此一着，便努力使钓索在长有老皮的部分割过，不让他滑进手掌，或者割伤手指。

如果那孩子在这儿，他就会把绳圈沾湿，他想。对呀。但愿那孩子能在这儿。但愿那孩子能在这儿。

钓索向外拖开，拖开，又拖开，不过现在已经慢了下来，他拉住钓索，不让大鱼便宜一寸。这时他从木板上自己面颊紧压住的鲛鱼肉片里抬起头来。接着他跪起来，又慢慢地站起。他把钓索放出去，可是越放越慢。他向后挣扎，虽然看不见绳圈，却能用脚踩到。剩索还很长，现在大鱼得在水中苦拖整段新的绳子。

对了，他想。现在它跳过十二次以上，背上的气囊胀满了空气，再也不能沉到我无法拖它上来的深海里去淹死了。马上它就要开始打圈子，我要收拾它了。不懂到底为什么它突然受惊？是不是因为饿急了，还是在黑夜里有什么东西吓了它了？也许它忽然害怕起来了。可是这条鱼那么沉着而强壮，像是勇敢而又自信。真怪。

“你自己才应该勇敢而又自信呢，老头子，”他说，“你又把它拉住了，可是钓索你拉不回来。不过它马上就得打旋了。”

老人用左手和两肩把它拉住，俯身用右手汲起海水，冲洗脸上的压碎的鲛鱼肉。他深怕腥肉会引起呕吐，丧失气力。他洗净脸，又靠在船边，在水里洗濯右手，然后把手浸在咸水里面，望着日出前初透的曙色。它几乎向东边去了，他想。这表示它已经疲倦，正随着湾流漂浮。马上它就得打圈。我们真正的苦斗就要开始了。

晕眩，他怕的就是晕眩。

“我不能像这样对不起自己，为一条鱼送命，”他说，“好容易这么顺利把它拖了拢来，上帝保佑我撑下去吧。我愿意念一百遍主祷文，一百遍万福马利亚。可是现在我念不来。”

算它念过好了，他想。以后我再补念。

正在这时，他从两手拉住的钓索上觉得突然有一下剧动和挣扎。这一下又急，又狠，又沉。

它正用自己的尖枪在打那肠线呢，他想。那是免不了的。它非得那样。那样可能使它跳起来，我倒宁愿它现在待在水里打旋。它要吸气，就得跳起来。这样一来，每跳一次，钓钩的伤口就会加宽，它会把钓钩挣掉了。

“别跳吧，大鱼，”他说，“别跳吧。”

大鱼又打了肠线几次，每当它摔动头部，老人便放出一小段索。

我得抓住它的要害，他想。我自己痛没有关系。我能够忍痛。可是它痛苦会发狂。

不久那大鱼停止对肠线的反击，又开始缓缓绕圈。老人这时在不断地收索。可是他重新感到了晕眩。他用左手淘起一点海水，拍在头上。接着他再淘，又摩擦颈背。

“我没有抽筋，”他说，“它马上就会浮上来，我也撑得下去。你一定得撑下去。提都别提。”

他靠着船头跪下，暂时又把钓索滑上了背脊。现在我要休息一下，让它向外打圈子去，等它游近时，再站起来收拾它，他下了决心。

他真想在船头休息一下，不收钓索，让大鱼自己去转一圈。可是等到那拖力表示大鱼已经转身向小船游来，老人便站起来，开始用转身和挥手的姿势，拖拉钓索，他以前收绳全是用这种姿势。

我从来没这么累过，他想，现在贸易风又起了。可是贸易风可以帮我拖它回去。太有用了。

“等它下一回游出去，我就休息一下，”他说，“我感觉好过得多了。再过两三转，我就可以捉住它。”

他的草帽直歪到脑后，他顺着钓索扯动的势子，缩进了船头，一面感到那大鱼正在打转。

现在让你去忙吧，大鱼，他想道。转过来，我就捉你。

海面的起伏变剧。幸好这是顺风，他也得靠它才能回去。

“我只要向西南方走，”他说，“男子汉在海上是不会迷路的，何况这岛很长[9]。”



又一圈，他几乎捉住了它。可是大鱼又浮正了，缓缓地游开。

你这是要我的命，大鱼，老人想道。当然你有权利这么做。兄弟，我从来没见过一样东西，比你更伟大，更漂亮，更沉着，更尊贵。来吧，来杀我吧。我不在乎谁杀谁。

你又糊涂了，他想。你要保持镇静。保持镇静，像男子汉一样吃苦。或者像条鱼，他想。

“清醒一下，我的头，”他用自己都听不清楚的音调说道，“清醒一下。”

又转了两圈，还是一样。

我不懂了，老人想道。每次他几乎都觉得自己要垮了。我不懂。可是我要再试一次。

他又试了一次，等到他拉转大鱼的时候，又觉得自己要垮了。大鱼浮正了身子，在水面上摇动大尾巴，又缓缓地游开。

我要再试一次，老人下了决心，可是现在他的双手已经磨烂，眼睛也只能间或一瞥。

他又试了一次，还是一样。果然，他想道：还不曾开始，他就已感到撑不下去；我还是要再试一次。

他把自己周身的痛苦、残余的精力，和久已失去的自尊孤注一掷，和痛苦的大鱼对抗；大鱼的尖嘴几乎碰到了船板，它游拢舷边，轻轻地侧泳着，开始掠船而过，修长，深厚，宽阔，银白，周身绕着紫纹，在水中游行不尽。

老人丢下钓索，用脚踩住，又尽量高举鱼叉，使尽平生之力（比刚才更使劲），对准鱼腰上高及老人胸部的那片大胸鳍后面的部分，把鱼叉直插下去。他感到铁进了肉，便靠在上面，推叉深入，用全身的重量猛推。

于是大鱼垂死奋斗，凌空一跃，高出水面，又长，又宽，又雄伟，又宏美。它似乎跳得高过小船上老人的头顶，悬在半空。接着它又砰然落入水中，溅得老人满身满船都是浪花。

老人感到晕眩、难过，又看不清楚。他理好鱼叉的绳子，让它从自己粗糙的手里慢慢地拖过，等到恢复了视力，他才看见大鱼已经背脊朝下，翻上了银白的肚皮。鱼叉的铁柄斜插在大鱼肩上，海水给鱼心的鲜血染成红色。在深逾一英里的蓝色海水里，开始它暗暗的，像一条沙滩。不久它就散开来，像一条云彩。大鱼银白、死寂，只是随波漂流。

老人借着现在瞥见的视觉，留心观察。于是他把鱼叉的拖索在船头的缆柱上绕了两圈，便垂头靠在手上。

“我要清醒一下，”他靠在船头的木板上说，“我是个疲倦的老头子。可是我杀死了自己的兄弟，这条大鱼，现在我又得做苦工了。”

就晓得这是事实，而不是幻梦。当他末了感到非常难受的时候，一度还以为这也许是一场梦。后来等到他看见大鱼跳出水来，在落下前一刹那，悬空不动，又觉得非常古怪，不敢相信。虽然此刻他视觉清晰，一如往昔，可是当时他却看不清楚。

现在他明知大鱼就在眼前，他的双手和背脊也非虚幻。两手很快就会好的，他想。我把手上的血出清了，咸水可以把它治好。真正的深暗湾流是世界上最有效的良药。我只要保持头脑清醒就行了。双手已经完工，我也一帆风顺。大鱼闭住嘴巴，竖直尾巴，我们就像兄弟一样航行。不久他的头脑又有点糊涂起来；他想，到底是它在拖我回去呢，还是我在拖它回去？如果是我在前面拖它，自然没有问题。或者是它垂头丧气，给装在船上，那也没有问题。可是大鱼和小船并排绑住，一同航行；老人想道，只要它高兴，就让它拖我回去吧。我不过用诡计占了它的上风，它对我是并无恶意的。

他们顺利地航行，老人把两手浸在咸水里面，力求清醒。头顶有高高的积云，还有够多的卷云，老人知道微风会整夜不停。老人时常望着大鱼，唯恐它是虚幻。一小时后，第一条鲨鱼来袭。

那鲨鱼不是偶然碰上的。浓云一般的鱼血在深及一英里的海中下沉，散开，它便从深邃的水底直冲上来。它向上疾升，毫无忌惮，终于冲破蓝色的水面，到阳光之下。接着它落回海中，寻到了腥味，便开始沿着小船和大鱼经过的路线，向前泳行。

有时它跟丢了腥味。可是不久它又寻着，或者只追到一痕气息，便一路努力疾泳。这条马科鲨体积异常庞大，在海里游得最快，除了牙床，周身无处不美。它的背脊像旗鱼一样发蓝，腹部银白，皮肤光滑而优美。现在它紧贴在水面下，高举背鳍笔直不动地切过波间；它一面疾泳，一面紧闭巨大的牙床，除了牙床，它和旗鱼的体形完全一样。它那八排利齿在两颚闭住的双唇里，一齐向内倾斜。这些牙齿和许多鲨鱼常有的金字塔形的牙齿不同，倒像卷如兽爪时的人指。它们和老人的手指差不多长，两旁还有利如刀片的锐边。这种鱼天生来吞食海里一切鱼，它们又快又壮，武装又犀利，再无其他敌手。这时它嗅到了更新鲜的腥味，便用蓝色的背鳍切开海水，向上疾泳。

老人看见它跟了上来，知道这种鲨鱼毫无忌惮，一意孤行。他一面望着鲨鱼跟上来，一面准备鱼叉，系好拖索。拖索嫌短，因为他早已割下了一段，去绑大鱼了。

这时老人的头脑已经清醒，健好，他满怀决心，可是不存奢望。好景不长，他想。他望着鲨鱼直游拢来，向大鱼瞥了一眼。但愿这是一场梦，他想。我没法躲避它，可是我可能打中它。“牙利鬼”，他想。交你娘的霉运。

鲨鱼很快地游到船尾，咬住大鱼，老人看见它张开嘴巴，看见它古怪的眼睛，听见它的利齿猛咬鱼尾前面的厚肉时清脆的声响。鲨鱼的头昂出了水面，背脊也跟着冒出水来，老人听见它的皮肉和大鱼相磨的响声，便举起鱼叉，向鲨鱼头上两眼中间的条纹和鼻上划向背后的条纹相交的那一点，猛刺下去。其实它身上并没有这种条纹。只有那又粗又尖的蓝色头部和大眼，和那向前猛咬、发出脆响、无所不吞的牙床。可是那一点正是鱼脑的部位，老人便向那儿猛击。他用血污的烂手把那根结实的鱼叉尽力插下。这一下并不存奢望，可是下了决心，十分凶狠。

我不懂这些事，也不确定自己相信有这回事。也许杀这条鱼是一种罪过。我想，就算我杀它是为了求生，为了养活众人，这仍是一种罪过。可是这么说来，什么事都成了罪过了。别想罪过。现在已经来不及想这些了，反正有许多人就吃这行饭。让他们去想吧。你生来是个渔夫，就像大鱼生来就是大鱼。圣彼得和伟大的第马吉奥的父亲一样，都是渔夫。

可是他喜欢思考所有牵涉到自己的事情，又因为无报可读，又没有收音机，他便想了许多问题，又继续思考罪恶。你不只是为了求生，为了鱼肉可卖才杀它的，他想。你是为了面子，为了自己是个渔夫才杀它的。它活着你爱惜它，死后你还是爱惜它。如果你爱惜它，那么杀它就不是罪过。或是罪过更深？

“你想得太多了，老头子。”他大声说。

可是你杀那条“牙利鬼”倒杀得很过瘾，他想。它像你一样，都是靠生鱼过活的。它不像有些鲨鱼，好吃腐肉，一味贪吃。它美丽而尊贵，无所畏惧。

“我是因为自卫才杀它的，”老人大声说，“而且我杀得非常高明。”

再加，多多少少，有谁不在杀害别人呢。捕鱼这一行一面养我，一面也着实害我。那孩子是救我命的，他想。我不能过分蒙蔽自己。

他靠在船边，在鲨鱼咬过的部分撕下了一块鱼肉。他嚼得津津有味，真是好肉。结实，多汁，像是家畜的肉，只是不红。肉里没有筋条，他知道这种鱼肉可以卖最高的市价。可是他没法不留腥味在海里，他知道大难就在眼前。

微风不断地吹。但风向已稍微转回东北，他知道这表示微风不会停止。老人向前眺望，可是看不见帆船，也看不见任何轮船的船身或是烟缕。只见飞鱼从船头跃起，又向两旁飞开，还有那一片片黄色的湾草。连一只鸟儿也看不见。

他靠在船尾休息，时或在马林鱼身上撕下一片肉来，细细咀嚼，尽量养神，以恢复体力，如是航行了两小时，忽然看到一对鲨鱼中的第一条。

“唉。”他大声呼道。这个字的含意是无法解释的，也许一个人在感到铁钉穿过手掌而透进木板的时候，就会不知不觉地发出这么一种呼喊。

“加朗诺[10]。”他大声说。这时他已经看到第二片鳍跟着第一片鳍冒出水来，从那三角的褐色鱼鳍和扫来扫去的尾巴上，他看出它们一定是铲形鼻子的鲨鱼。它们闻到了腥气，异常兴奋，由于十分饥饿，再加兴奋，它们昏头昏脑地，一会儿追丢了腥味，一会儿又再找到。可是它们越来越游近小船。

老人把帆脚索系好，又把舵柄靠牢。然后他拿起绑有短刀的木桨。他尽量轻轻地举起木桨，因为双手已经痛得不听使唤。接着他把双手张开，又轻轻地握住木桨，让双手放松一下。他又把双手紧紧地握住，忍住伤痛，不致缩避，一面望着鲨鱼游近。这时他已经看得清它们那宽阔、扁平、前端有如铲形的头部和那尖上发白的宽阔的胸鳍。它们都是可恶的鲨鱼，臭气逼人，好吃腐肉，又好残杀，饿急了就连木桨和船舵都要咬的。趁着海龟在水面熟睡之际，

大鱼流干了血，任海浪冲击，看起来就像是镜背的银色，而条纹仍显。

“我本来不应该出海这么远的，大鱼，”他说，“于你于我都不利，很抱歉，大鱼。”

注意，他对自己说。注意看小刀的绑索，有没有给咬坏。然后把手弄好，因为还有更多的鲨鱼来袭。

“但愿我有块磨刀石，”老人检视过桨头的绑索说道，“我应该带一块磨刀石来的。”你应该带的东西可多了，他想。可是你没有带来，老头子。现在不是懊悔没带东西的时候。想法利用你现有的东西吧。

“你给我出了许多好主意，”他大声说，“我不爱听了。”

他把舵柄夹在腋下，小船向前航行，他一面把双手浸到海水里去。

“天晓得刚才那条鲨鱼撕掉了好多肉，”他说，“可是现在小船却轻多了。”他不愿想象大鱼的底部有多残缺。他知道鲨鱼每挣扎冲撞一次，鱼肉便给撕去一块，现在那条大鱼留下一道痕迹，宽得像海上的一条公路，引得所有的鲨鱼都会跟来。

这条鱼可以养一个人一整个冬天，他想。别想那个。休息一下，把两手整顿整顿，好保卫残留的大鱼。现在海水里已经有那么多腥气，我手上的血腥没有什么关系了。再加，两手流的血也不多。割伤的地方都不算厉害。左手流了血，就不会抽筋了。

我现在能想些什么呢？他想。什么都不能。我要静候下一批的鲨鱼，不能胡思乱想。但愿这真的是一场梦，他想。可是谁知道呢？本来很顺利的。

下一条追上来的鲨鱼是一条单身的铲鼻鲨。它的来势就像是一只就槽的猪，那是说，如果有猪嘴巴大得可容一人的头。老人先让它咬住大鱼，然后把桨上的小刀刺进它的脑髓。可是鲨鱼一滚，向后挣扎，却把刀身扭断。

老人坐好身子，重新掌舵。那巨鲨缓缓地沉下水去，先是还看见全身，不久变小，终于缩成一点，可是他连望也不望一眼。平时老人最爱看这种景象。可是他现在都懒得看了。

“现在我还有鱼钩，”他说，“可是鱼钩没用。我还有两把桨，还有舵柄和那把短棍。”

现在它们把我打垮了，他想。我是老人，用短棍打鲨鱼是打不死的。可是只要我还有木桨，还有短棍和舵柄，就要拼它一下。

他重新把双手浸在水里。下午的天色渐晚，他只看得到大海和天空。空中的风比以前更大，他希望不久就能看见陆地。

“你累了，老头子，”他说，“你累在里头。”

直到太阳快落的时候，鲨鱼才又向他攻击。

他不愿再望那大鱼。他知道它已毁了一半。太阳已经在他和鲨鱼搏斗的时候落下。

“就要天黑了，”他说，“不久我就会看到哈瓦那的灯光。如果我朝东走得太远，我也会看到一处新海滩的灯光。”

现在我离港不会太远了，他想。我希望不会有人过分为我担心。当然了，只有那孩子会为我担心。可是我敢说他对我有信心。许多年纪大些的渔夫也会担心。自然还有许多别的人，他想。我住的小镇是个好地方。

他不能再对大鱼谈话，因为大鱼毁得太厉害了。忽然他想起一件事来。

“一半的大鱼，”他说，“你以前是全鱼。原谅我出海太远。我毁了我们两个。可是你和我，我们杀掉了许多鲨鱼，也打惨了许多鲨鱼。你一生杀掉过多少条鲨鱼，老鱼？你头上那把尖枪不是白长的。”

他喜欢幻想那条大鱼，幻想它如果能自由游泳的话，能把鲨鱼怎么办。我早该砍下它的尖嘴来打鲨鱼的，他想。可是我没有斧头，后来连小刀也没有。

要是我真的有把刀，把它绑在桨把上的话，多好的武器。那么我们就能合力打它们。万一它们夜里来，你怎么办？你有什么办法？

“打它们，”他说，“我要打到自己断气才罢休。”

可是现在黑夜四合。不见闪亮，不见灯光，只有海风 and 那布帆不断地吹动，他觉得自己恐怕早已死去。他合拢双手，摸摸掌心。这些并未失去感觉，他只要把双手张开又合拢，便可以感到生之痛苦。他把背脊靠在船尾，知道自己并未死去。他的两肩告诉他如此。

我答应过，只要捉到大鱼就要念那些祷词的，他想。可是我现在已经累得说不出来。还是找布袋来围住肩头吧。

他躺在船尾，一面掌舵，一面等待亮光在天际出现。我还有半条大鱼，他想。也许我还有运气把前段拖回港去。我总该有一点运气吧。不，他又说。你出海太远，已经折福了。

“别傻了，”他大声说，“清醒一下，好好掌舵。也许你运气还多着呢。”

“如果运气有地方卖，我真想买它一点。”他说。

可是用什么去买呢？他自问道。难道我能用失去的鱼叉，用打断的小刀，用打坏的双手去买吗？

“你本来可以的，”他说，“你想出海八十四天就能换来运气，他们也几乎把它换给你了。”

我不能胡思乱想，他想。好运当头，是各式各样的，谁又认得出来呢？我倒希望不拘形式，

他从船舵上扭下舵柄，用双手握住，一遍又一遍地向下痛打，猛劈，狠刺。可是这时它们已经吃到船头，成群结队地一条跟着一条冲了上来，把一片片的鱼肉撕走，每当它们转身再来的时候，鱼肉在水底明晃可见。

终于来了一条鲨鱼，直袭那大鱼的头部，他知道一切都完了。那鲨鱼的牙床陷在大鱼结实的头中，撕也撕不动，他便挥动舵柄，横敲它的脑袋。他一遍，一遍，又一遍地挥动舵柄。他听到舵柄折断，便用断了的一头向鲨鱼刺去。他感到断柄钻进了鲨肉，知道它很尖锐，便一直插下去。鲨鱼松了嘴，滚开。那是鲨群里最后来袭的一条。再也没有东西让它们吃了。

Finally a shark came and hit the big fish right on the head, and he knew it was all over. The shark's jaws were stuck in the fish's strong head, and he could not tear it, so he swung the tiller and struck it across the head. He swung the tiller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 When he heard the tiller break, he stabbed the shark with the broken end. He felt the broken handle dig into the shark's flesh, knew it was sharp, and kept it down. The shark loosens his mouth. Get away. It was the last of the pack to strike. There's nothing for them to eat anymore.

这时老人已经透不过气来，觉得嘴里有一种怪味。这东西有铜味，甜腻腻的，一时他觉得很是害怕。幸好并不很多。

他把它吐进了大洋，骂道：“吃吧，加朗诺。做个梦，梦见你杀了一个人吧。”

他知道自己现在终于打败，而且无可补救。他走回船尾，发现舵柄那断成锯齿的一端，合上了船舵的接孔，还可以顺利掌舵。他把布袋包好两肩，将小船带上了归路。现在他轻飘飘地航行，毫无心思，也毫无情感。现在他万事漠不关心，只顾尽力平稳而妥当地把小船驶回港去。夜间鲨鱼来袭残骸，就像一个人在桌上捡起几颗面包屑一样。老人不理它们，实际上，除了掌舵以外，他已是无所关心。他只注意到如今小船因为旁边不附重物，航行起来，飘逸而又平稳。

He knew he was now finally defeated, and beyond remedy. He went back to the stern and found that the jagged end of the tiller closed the hole in the rudder and could steer smoothly. He wrapped the bag around his shoulders and took the boat home. Now he sailed lightly, without thought or emotion. He did not care about anything now, but tried his best to steer the boat back to port smoothly and properly. At night the sharks hit the wreckage like a man picking up a few crumbs from a table. The old man paid no attention to them; in fact, he cared nothing for them except steering the ship. He only noticed that the boat now sailed smoothly and smoothly because there was no weight attached to it.

她[11]真不错，他想。除了舵柄以外，她仍是完好无损。而舵柄再装一把也很容易。

他觉得自己已经驶进湾流，看得见海岸住区的灯光。他知道现在自己身在何处，到家也不费事了。

至少海风是我们的朋友，他想。接着他又想，有时如此罢了。还有那大海，兼容我们的朋友和仇敌。还有床，他想。床是我的朋友。只有床才是的，他想。床真是伟大。当你给打败的

“还要什么？”

“不要了。等下我看他能吃什么。”

“好大的鱼，”老板说，“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鱼。你们昨天捉到的两条也是好鱼。”

“呸，我的鱼。”男孩说，又哭了起来。

“你要喝什么东西吗？”老板问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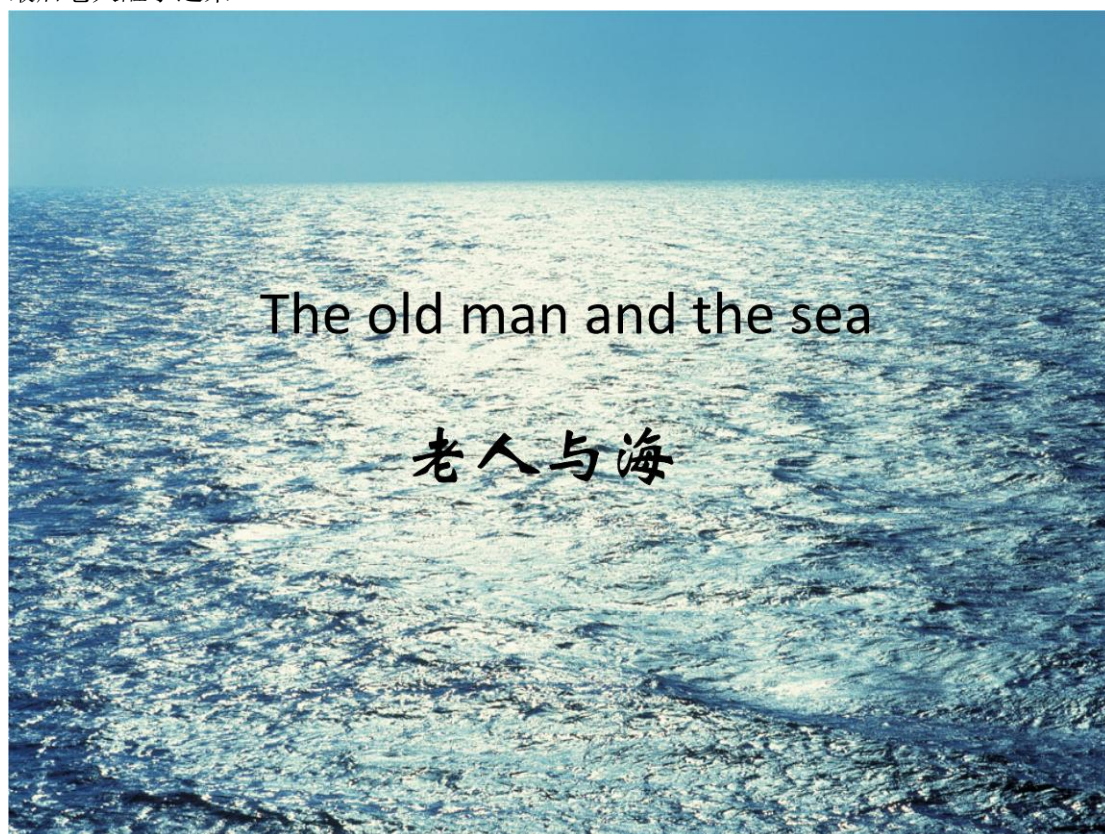
“不要，”男孩说，“跟他们说，别去吵桑地亚哥。我就回来的。”

“跟他说，真是可惜。”

“谢谢你。”男孩说。

男孩端着热咖啡，走到老人的茅屋里，坐在他旁边，等他醒来。有一度他像是要醒来，可是又沉沉地睡去，男孩便横过大路，去借点柴来热咖啡。

最后老人醒了过来。



“别坐起来，”男孩说，“把这个喝下去。”他倒了一点咖啡在杯子里。

老人接过来喝下。

“我会把所有的东西料理好，”男孩说，“你把两手弄弄好，老人。”

“我晓得怎么照顾手。夜里我吐出一样东西，好怪，觉得胸口像有什么东西断了似的。”

“那也得医医好，”男孩说，“睡下去吧，老人，我去跟你拿件干净衬衫来。再去弄点吃的。”

“我出海时的报纸随便拿一份来。”老人说。

“你要快一点好起来，因为我还有许多东西要学，你可以把每样东西都教给我。你吃了好多苦呢？”

“多了。”老人说。

“我去拿吃的和报纸，”男孩说，“好好地休息吧，老人。我去药店里拿点药来敷你的手。”

“别忘记跟贝德里哥说，鱼头给了他了。”

“不会的。我记得。”

男孩出了门，沿着磨光的珊瑚石路走下去，又哭了起来。

当天下午，平台上上来了一群旅客，其中一位女客俯视浮满了空啤酒罐头和死梭鱼的水面，看到一条又大又长的白脊椎，末端还有一条大尾巴，随潮起落，而港口外面，东风正把大海刮得不断地汹涌起伏。

“那是什么？”她指着大鱼的长脊骨，向一位侍者问道。这时那大鱼已经变成废物，只待潮水冲它出去。

“鲨鱼呀，”侍者说，“一条鲨鱼。”他正要解释事情的经过。

“我一直不晓得鲨鱼有这么漂亮，这么体面的尾巴。”

“我也一直不晓得。”她的男伴说。

大路顶上的草屋里，那老人又在熟睡了。他依然朝下伏睡，那男孩正坐在旁边守望着他。老人又梦见那些狮子了。

一九五三年一月十九日译毕

二〇一〇年五月十三日重校完工

【注释】